

奔流文藝叢刊第六輯

激

奔流文藝叢刊社出版

近年中，恐怕是帶來了最多的災害的那近代惡德，我以爲是美麗的辭句，宣言和大言壯語。有些人專會玩弄這一套，別些人則老實地接受，連玩弄的人也老實地接受。

——聖佩韋



前程

荒烟刻

奔流文藝叢刊第六輯「激」目錄

小說

澄

林淡秋（二—七）

麗

吳岩（一〇—一五）

幽靈

宣心照（一四—一五）

路

方曉白（一六—一五）

昆蟲

高爾基作 袁水拍譯（一—一〇）

散文

苦難

海客（二六—三六）

大和田康及其他

殷參（二六—三二）

雜文

無題草

鄧一通（四—五）

我控訴

李昂（九一—九二）

「排斥異端」

仇山（九一—九二）

霧罩下雜記

王相禱（九一—九二）

八尺樓隨筆

君西（九六—九七）

論 文

論A·托爾斯泰的歷史小說

蘇聯·裴爾曹夫作 金人譯（九六—九七）

詩

向窗外

荒牧（九六—九七）

出城

芳華（九三—九四）

農歌

李尚智（九四—九五）

斧斤集

意見的補充與辯解

畢罕（九五—九六）

舊事重提

義禽（九六—九七）

昆蟲

高爾基
袁水拍譯

在夏季巴布拉·季米特洛夫那時常和她女兒里烏巴到乞力馬與斯基松林去消磨一整天，而且幾乎常常那個商人克拉巴甫的看護同她一起去，她也帶着一個孩子，商人的六歲孫兒凡育沙。他和里烏巴一樣，是個沉靜的兒童，強壯的小傢伙，高高的額，短髮覆着。有時，司令官布且果夫斯基的傳令兵尼方特·卡本陀欽，一個傷心的黑鬍鬚人，走在他們之後，推一輛病車，坐着司令官的沒有腿的啞女兒里多契加在內。

當他們到達林子時，孩子們在林邊草地上玩，審視周圍的那些昆蟲們的生活。那個兵，嘆着，講述他的生地的許多故事。低低地，深思地，歌唱本鄉民謠。

巨大的，芳香的松木溫和地飄盪他們的綠色的掌，樹蔭籠罩着孩子們。隔年的金黃的松針從枒枝上跌落，悉悉作響。灰色的鵝鵝鳴。你可以聽到那啄木鳥的答答聲和蜜蜂嗡嗡的嗡嗡。在榛樹叢中，百靈鳥與金絲鶯在唱。交喙鳥在枝樹喳喳地響。土地慶祝她的夏季的羣衆，把芳香的氣息搖曳到天穹，溫和如同一首祈禱辭在空中泛濫，那音響是慰安着人們的心靈的。

卡本陀欽就不斷地注視着瑪麗的寬闊的好心腸的臉，他的溫柔的聲音很抑揚有致地歌出了這

動人的曲子：

讓我們呀，上帝，

不要死在異方。

那兒沒有人悲悼的

爲了你的死亡。

里烏巴和凡育沙就躺倒在草地，並排的。小女孩伸出她的手，向她朋友說，「不要往下瞧，望前面，一直過去，像這個——」

「我知道，」凡育沙沉着氣說。

如果你撲身向地面睡倒，注視草織的綠網，千萬種奇蹟呈現了。微小而玲俐的動物們有趣的生活展開在你雙目之前。

孩子們知道這個。當他們奔跑得疲倦之後，他們就要靜靜地躺下來好一歇，銳利的目光當心着草中的動靜。

一個黝黑的圓蟲子用四展的足爬，蹣跚地撞碰着左右的草根，金黃色與銀色的。牠圓圓地轉，迷失了路，抽縮牠的觸鬚。

「這是個魔術師，」里烏巴低低說。

凡育沙想了想，說，「這是一個商人，那個是牧師。」

「爲什麼？」

「因爲他肥。」

「那末肥的魔術家不也有嗎？」

「我不知道。但這是個商人。他喝醉了。你看得出？」

一隻紅玉色的瓢蟲遲鈍地攀緣一片草葉，到了高頭，展開翅，顫動，撲撞一片山毛榉的葉，掉落地上。那兒她仰臥在地，細小黑腳在空中擺動。

一匹大頭蟻拖一條鐵銹色的松針。旁的蟻蟻追上來，把觸角碰一下這位勞動的傢伙，然後急忙跑開。

「你瞧，這是木匠，」凡育沙說，他的寬鼻子嗅了嗅。

一匹龐大的銅色甲蟲爬過了。「尼姑」，凡育沙會得說。拿起一片草，阻住這尼姑的路。

「別動牠罷，」里烏巴說，捉住他的手。「她回家去呢，那裏有孩子們——」

一匹不爲人注意的綠色的木蟲躲藏在車前葉上。有時候，凡育沙看起來，彷彿牠是和平的審判官。

生命展開在孩子們眼前，藏在許多微妙的奇蹟中。他們通過了昆蟲的眼睛來觀察。在他們看

來，低低的叢草是森林，一墩土是一座大山。甲蟲們做了朋友，容易互相瞭解的。

在病車中里多契加一動不動躺着，半閉的眼大而灰色。瑪麗搖動這個不穩定的車兒，彈簧軌軌作響。那個黑鬚髭兵一直唱着，沉痛的聲音總聽得到。

瑪麗不瞬地注視他的臉，用一種婦人的溫柔的眼色，不安地微笑，時不時說：「巴布拉·季米特洛芙娜，請你要他再唱幾隻。這些怪好聽的歌，他是——這樣悲傷的歌，它抓住你的心啊。」

卡本陀歛無幣等待這位理財家老婆的請求，他抬起他的濃厚眉毛。他的面孔像聽到什麼可驚的東西而放光。他唱，幽黯地，彷彿把可愛的歌曲的絲線繡着軟軟的空氣：

啊，悲傷，悲傷，

可憐的海鷗母親，

她帶了她的孩子們，

到崎嶇的大道上。

這歌聲叫醒了沉在綠仙境中的孩子，在陽光裏感到疲倦，滾過來，到兵士的腳下。

運貨車夫們趕路，

找到這些小海鷗，

驅逐了她們的母親，

搶去了她們。

卡本陀欽唱，揉他的左眼；瑪麗垂着頭，吹她的鼻管。

在繼續不休的浪濤裏，低低的生命呻吟飄過地面。蜜蜂嗡嗡，鳥唱，草兒索索地響，遠古的松林用甘美的流汁似的聲音回答。那更高朗，更快活的看不見的雲雀銜鈴似地飛鳴過炎炎的藍空。

小里烏巴，搖動她的鬚髮頭，四肢在地上，爬到她母親身邊攀上她的膝，柔和地問，「爲什麼他們哭呢？」

「因爲他們爲海鷗悲傷。」

巴布拉·季米特洛芙娜執書在手，坐在一株巨松的根上。一大片松枝展開在日頭下，她的掌做成樹蔭蓋在這小婦人的全身，她穿灰衣，慈和的樸素的臉。

她的女兒向她看，再望望周圍，說，笑着，「媽媽，你像一匹小小的蟲子——像這個大。」她給母親看她的小指尖沾滿泥土和松脂。

「我的祖父有二十對閹牛之多，」兵士噁噁地說，搖頭。「他是個運貨的，我的父親跟叔伯也是的。我父親自小就出外捕魚；往海裏，直到克里米亞，他販運魚，烟草和鯉。我的祖父活到

一百另三歲才死。但，在農奴獲得解放之前，他已經被地主們剝削精光，什麼都不有了。」

凡育沙躺在兵士的膝上，不住把他的粗硬的黑鬍髭往上拉，不讓他講話。

「懷鄉病罷」瑪麗問，嘆息。

「啊，親愛的，」兵士答，很小心地把孩子的手從他嘴邊拉開。「除了懷鄉病我還有什麼啊？」

「不要說，」凡育沙請求。

那啞小孩在椅子裏輪番打量他們，好像在用她的奇特的眼光接觸他們身上。里多契加的頭部是瘦削的，小臉像老婦的一樣拉長。圓而灰黑色的眼睛一刻不停轉。但是如果一隻蝴蝶，一隻蒼蠅，或是一個甲蟲停在她椅子上，她的黑瞳子馬上凝聚精神向它盯着。一隻乾枯的手伸將出來，想法偷偷地捕捉這個小生物，如果獲得，她慢慢地從容地拆碎牠的翼，牠的腿。如果被牠活活飛跑，小女孩目送牠，深深的寂寞的眼光。

「你該死的傢伙，」男孩叫起來，伸出舌端，搖搖拳頭。

「哦，凡育沙，」瑪麗叫他不耍鬧，「你怎末咒人的？」

「老爹也咒人。」

「里多契加害着病。她是個可憐的小東西。」

「她活生生的把蟲子撕碎，」凡育沙抗議。

里烏巴抖抖地向母親說，「媽媽，不要讓她捉蒼蠅。什麼都別讓她捉。」

巴布拉，季米特洛芙娜安慰孩子們。講故事給他們聽。兩個孩子一齊靠在她身上，迷惘地傾聽，端詳她美麗的臉龐。那些美妙的牧歌的言辭像黃金蜘蛛編織一個網抓住了他們。

這時卡本陀欽和瑪麗離開了他們，不被他們發覺，躲到林子中去了。往常他們在短短的散步之後，回來是很遲緩的，彷彿很不願意，又像是誰命令了他們回來。而且互相躲開彼此的視線，好像是煩惱着，或是口角過。

這回瑪麗很快地從林裏奔出，她臉上滿是淚珠。用手掌拭掉，一壁苦笑，跑上前來，向巴布拉·季米特洛芙娜這邊來，跪倒在她腳邊沙地上，吻她的肩，高聲地哭——又像笑。

「唔唔，瑪莎，」理財家的妻子慈和地輕拍這年青女人的頭。

「啊，我親愛的，」看護女羞赧地低語，一面喘息，「啊，我親愛的，我們有罪孽了。我想不到。我連做夢也沒做到，我們談談這個那個，突然擁抱在一起，緊緊地——緊緊地，啊，聖潔的聖母啊！現在我們將怎樣辦？救救我，告訴我們怎樣。我怕得很，我變得不是自己了，我變做旁人了。」

她細訴，在她的聲音裏，她的臉上，表現着沉醉的歡喜。她的眸子裏閃爍愉快的光。

「願上帝佑你們，」溫和的巴布拉、季米特洛美娜和善地說。「他看來是個好人。」

「啊，巴布拉、季米特洛美娜，他是個不凡的人。他的話講得這樣中聽。我比他小三歲。他說，『謝謝您的好意』。這是他向我說的。他從不說『你』，他說『您』——啊，是你！尼方特，」她高喊，快活地，「來啊，快來。」

尼方特俯首而立，早已在她們背後，用手指剝松枝的皮，答應瑪麗的呼喚，很不安而歉疚：「巴布拉太太，這是上帝的意志。瑪麗是個好女人，她像我姊姊一樣和我親暱。我們一塊兒談，一塊兒靜默。仙境裏的愛，我是由衷的——別煩惱，太太，你也別不安，親愛的。我們要結婚。我再過一年，七個月，十天之後，服役期限過了，我自由了。」

「親愛的夫人，」瑪麗插口，「我難以講給你聽，我怎樣爲他悲傷。他談他的草原，他的閹牛。這樣，我不得不哭泣。孤單單在異地，我想，他們的說話是不同的，天啊！」

巴布拉、季米特洛美娜朝他們看，快樂地笑。她要想找一句特別的話爲他們祝福，使他們永銘心胸；但是一點小小的哀愁打擊她內心，她微微妒忌旁人的歡欣。

孩子們跑回來了，通紅的臉，衣服不整，喘息，轉在地上。凡加不小心在樹根上碰痛了，咒罵，「你這樹林鬼。」

他們回家去，越過日炙的田野，蹣跚給炎熱弄憔悴的小草，採擷路邊的白色的和玫瑰白的鼠

廳草，金黃的白屈菜，和紫丁香，和菟絲子。

他們靜默地走，深思地，從容地。偶而兵士向孩子們講，「好吧，來，騎在我肩頭。」

里烏巴拒絕，可是凡育沙很高興，笑着，攀上卡本陀欽的頸頸，大聲嚷，「吱吱，跑，跑。」後青山嶺之下各種顏色的屋頂顯現出來，在暗綠的樹蔭下。陽光在窗玻璃上發亮，沉重的空氣裏，邊省生活的靜謐的聲音單談地流動着。

「別忘了我們，親愛的夫人，」瑪麗輕輕說。「告訴我們怎樣做。」

巴布拉·季米特洛夫笑着，輕聲答，「不必害怕什麼。瑪麗，你們要相愛，讓旁人看到你們高興，使他們自己也相愛。我不知道要怎樣說。我是一種可憐的……」

爲日光空氣所滿足，喝醉了林子裏的芳香，爲一整天的奔跑所疲勞，小女孩走在母親身邊，靜聽她的言語，記憶了牠們。晚上，當她已經睡在床上，開始問母親，「媽，你窮苦嗎？」

「是的。」

「我窮苦嗎？」

「你也是的。」

「窮苦是好的嗎？」

「睡罷，我的寶貝。」

在短短的靜默之後，里烏巴說，「我今晚睡不着。你怎麼沒有指環呢？讓我看看你的手——」看沒有。爸爸有一個的。還有一個銀的。他是不是富的？」

「我要睡了，里烏巴希加，」她母親佯作嚴厲，把被子拉上來蓋。

屋子裏很熱。夜蛾撲打窗玻璃。蟋蟀在鳴，蚊子嗡嗡地，在洋紗帳上面。

「你一點不要睡啊，」小女孩爬上她母親的胸前。她把母親的臉放在兩只小手掌中，然後吻她。

「媽媽，看里烏巴吻媽媽。」她跳上她母親的身體。緊攏，呵癢，當她要想說話時，吻她。兩個一起笑了。漸漸地小女孩睡熟，臉上是笑。

本叢刊第五輯『沸』內容：

論文：民族的健康與文學的病態（佐思）論潘苔萊耶夫的作品（蘇聯·戈白作 金人譯）

小說：上進（聞歌）二等兵（柳青）天下第一樂事（臧克家）

報告：禁地（碧野）內地文藝界的動態（東方明）

短文：永久的人性和小老婆（鐵夫）排斥「異端」（李昂）光明人物與光明尾巴（章菁）

釋磨鍊（畢罕）「交響」後記（克寧）

詩：老黃河（郭野）

劇本：聖母像前（梅期珂）

售價國幣壹元肆角

文匯書報社發售

渣

林淡秋

第三個戰爭年的春天。

馬逢伯在F省城候縣長缺。

像我們的砲火一樣勇敢，堅決，持久，我們的馬先生始終如一地等候着這個不大不小的官兒。

候差，在馬逢伯真是家常便飯，沒有給他一點新鮮的感覺。雖然無日無夜不挖空心思找門路，看臉色，送禮，請客……，過着戰戰兢兢的生活，但正因為天天如此，也就變成家常便飯了。像鄉下窮人嚼着爛臭鹹菜一樣，或像要人闖老嚼着山珍海味一樣，嚼不出一點新鮮味兒，但又不得不嚼下去。因為要是不嚼下去，世界就不會這樣亂糟糟，或不會這樣太平無事，而一切生命都失掉存在的意義了；鄉下窮人不成其為鄉下窮人，要人闖老不成其為要人闖老，而馬逢伯先生也不成其為馬逢伯先生了。

馬逢伯在過去二十幾年中到底在F省城候過幾回差，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正如他自己時常說的一樣，F省城已經成為他的第一故鄉，而他的真正故鄉倒落在第二位了。『第一故鄉』所有

最著名的中西大菜館，大旅館，大戲院——大妓院應該除外，因為他只有偷偷摸摸去過幾次——無不熟悉透頂，尤其幾間大旅館的老板和老茶房，他隨時能在腦子裏描出他們的音容笑貌，叫出他們的名字，像對於最熟悉的上峯和僚友一樣。

在全省縣長班中，馬逢伯的年紀不算最大，但資格却老得有點發紫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他已經當過許多任知事。差不多住過全省十之一二的縣衙門。不過說來奇怪，每任期間都非常短，很少有一年以上，大都只有七八個月。當他剛剛撈得超過候差期間用出去的「運動費」——二倍時，「免職」的命令便下來了。他又不得不上省候差，找門路，送禮，請客，出運動費，直到重新獲得新職。每任都是如此，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查賬員時刻替省公署查核他成文的和不成文，公開和不公開的收支，翻檢他開着不同戶頭的銀行存摺，除了「合理」的利潤，不讓他多撈那麼一萬五千。縣份越「肥」，「利息」越厚，則任期越短。因此，他多喝了幾杯酒，便往往向熟朋友們發牢騷：

『做官其實就是做生意，不過比較威風一點罷了。』

這個從長期實生活中抽出來的寶貴觀念倒使他掙得不少額外的收入，有時比「正收」要大好幾倍，因為他有了理論上的根據，放胆做起生意來了。而那個看不見的「查賬員」到底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因此對他的任期並無影響。不過他做生意到底跟着通商人不同，可以說更困難，也可